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独手丐

上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崔元和
复 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 军 刘小玲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独手巧

(全集第 35—36 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75 字数:687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ISBN 7—203—03712—6/G·1586 定价:41 元(全套上、下册)

目 录

一	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	1
二	电光中瞥见一条黑影飞过·····	15
三	风雪中的贫儿·····	24
四	龙亭异丐·····	38
五	深林遇敌·····	48
六	五阴手·····	79
七	繁塔怪客·····	83
八	巧得千里马·····	95
九	姜小侠智伏群贼·····	111
一〇	铁牢中的小英雄·····	133
一一	铁蜈蚣双环·····	149
一二	凌空飞堕黄衣人·····	160
一三	女侠龙灵玉与铁蜈蚣·····	175

一四	渭南双侠初创红毛雕·····	183
一五	刺客·····	197
一六	小侠女初学钩连枪·····	213
一七	松林中的黑影·····	225
一八	良友重逢·····	244
一九	幽谷异人·····	262
二〇	平空飞下拿云手·····	277
二一	奇侠小癞痢与小哑巴·····	303
二二	铁蜈蚣怒发七禽掌·····	313
二三	众英侠大破郎公庙·····	326
二四	小豪杰重返青云山·····	344
二五	锁心轮巧破五毒梭·····	358
二六	会三雄 月夜走荒山 开石钵 禅林歼巨寇·····	373
二七	杨枝裂石 侠丐创凶僧·····	391
二八	箫声天际落 人在水中行·····	408
二九	大雪满空山 地冻天冰 良朋何处·····	425
三〇	惊喜交集·····	442



松荫下卧着一个断臂的乞丐

河南嵩山古称中岳，太室、少室峰峦奇秀，两峰对峙，相去约三十里，一则雄伟庄严，一则瘦削灵秀。而山阴沟阳一带，直达龙潭、卢岩两寺更多奇景，自唐以来高人隐士代有幽栖。而少林寺又为武家名区，自成宗派。四方英雄豪杰之士望风归附，以故异闻奇事众口争传。实则寺僧久惯山居，山势险峻，习于劳苦，单是体力便比常人健强得多，加上世传武功，自然看去个个精神，人人强壮。如论真正武功造诣，不特限于天资和体力强弱，便所传授的师长也有情感爱憎之分。那些因蒙师长垂青、认为衣钵传人的，固是独受恩知，秀出群伦；而资质愚鲁、性又桀骜的，不为师长所喜，枉在寺中苦练多年，不特终日做些粗事，难窥本门心法，为了寺规太严，甚者还有重责被逐之险。这些人虽然未得少林真传，但自唐宋以来，寺僧注重武事已成宗风，代有名人，习武已成常课，平日耳濡目染，竞相仿习；而寺中风气，本领不到家的又决不许下山，除非偶然乘机逃走，即便犯规被逐，平日也曾经过考验，多少得有一点根底。否则重则处死，轻则禁闭庙后洞室之中，令其苦修，期满释出，想走仍是不能，甚或终身禁闭

均在意中。此举原因少林寺名头高大，为防放出败类或是废物，在外面打着原来旗号招风惹事，有损本庙名望之故。无如全庙和尚太多，人心不一，更有江湖豪侠、绿林盗贼借着出家偷学武艺，只管庙规严厉，对于新投到的门徒限制甚严。初入门的三数年中只留庙中做那砍柴挑水诸般吃力不讨好的苦役，休说习武，连影子都看不见。后殿许多密室深房又均禁地，漫说不能走进，内里师长和先进同门多半具有一身绝技，武功高强，如冒奇险前往窥探，稍一行动便被警觉，不死必受重伤，端的厉害非常。非满年限，经师长同门暗中考察，试验过数次，休想学得一点门径。

可是人类均有情感，而这些来人大都用尽心机，抱着卧薪尝胆之念而来，人又格外机警深沉，外表装得十分老实自然，丝毫不露来意和真实姓名来历，只说自来信佛好武，苦无名师传授，不远千里慕名来投，无论多么严苛规条全都遵守。对于一班先进同门以及全庙僧众个个恭敬，言动谦和，做事尤为勤敏。哪怕是烧火的也敬如师长，平日话都不说一句，专在暗中去用心机。等到三年苦役做过，能够学到一点基本功夫，全庙僧众凡能常见的差不多均成了他的至好。至于机缘巧合，偶蒙师长看重，不满年限便加传授的更不必说。来人明有一身武功，始终隐而不露，只作不会，从头学起，这等诚厚聪明、用功勤奋的徒弟谁不喜爱器重？等到武功练成，方始略露口风，逐渐表明来意，不是受有强敌危害，身家安危所关，便是父母之仇，意欲请命下山，前往报复。彼时师长虽然明白错用心机，无如师徒情义已深，再见来人词色悲壮，想起用心之苦与多年服役之劳，只得召集一班武功好的僧众，按照庙规定期送行。择一月黑风高之夜，设下数十重埋伏，令其由内而外打将出去。本意多想留难，谁知来人多年苦心，早与全庙僧众分别结纳，有了极深情谊，又得了师门真传，虽非敷衍了事，禁不住手下留情，除非来人性躁气浮，所学未到火候，连所

交的僧众也恐其出去丢脸，将其打伤退回重学而外，十个倒有八个通行无阻。有那秉赋特佳、天资颖悟、尽得师门法乳的，竟无须乎僧众循情，凭着真实本领打了出去。下山时照例奉有严命，在外不许提起少林寺三字。但这班人以前多是江湖上有名人物，多年不见，二次出世武功忽然大进，所习家数一望而知。再要有什仇恨前往报复，当时轰动，往往由此循环报复，仍要牵涉到少林寺的本身，连师长也被引了出来，几乎不可开交。因为投寺学艺的人本来底子就好，加上师长怜爱，自己用功，均有惊人本领，结果终是少林寺一面占了上风，所以多少年来前往学艺的不知多少。限于祖规成例，即便明知对方有为而来，也不能加以拒绝，只得在初来三数年中使其吃足苦头，知难而退，最上乘的武功也不再轻易传授。少林寺中诸长老又曾对外声言：本庙禅门乃是清修之地，世传武功专为山居防身之用。寺中戒律谨严，除为国家人民出力御暴，从不向外惹事树敌。何况佛门最忌嗔贪，只是本门弟子，不奉师命不许离山。这些外来专为习武的人虽因旧规难于坚拒，一出庙门便与本庙无关，以后遇事便他本身师长也决不加过问，善恶祸福听其自作自受等语。经此一来，虽然好了许多，学武的人依然来之不已。为了寺僧连经几次大风浪，对于来人多存戒心，往往苦上多年毫无所得而去。

这年又一少年来投，名叫沈鸿，本是湘阴民家。因受土豪欺凌，母亲早死，老父良懦，田业被其侵占。胞妹年轻美貌，又被土豪狗子看中，强抢为妾，并将老父阴谋暗杀。始而悲愤欲死，想与仇人拼命。一则寡不敌众，又因老父临终时遗命悲号说：“我沈氏全家忠厚，本分人家，无端遭此家败人亡之祸。我儿以后必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我申冤报仇。此时仇人财势两盛，无论官私两面均无异以卵敌石。最好对我今日被人用暗算之事隐而不露，能够暂忍奇耻大辱，假作你妹子木已成舟，与仇人匿冤相交，

相机下手固好；如恐玷污清名，为乡党邻里所笑，不能忍受，葬事一完速往岳州。当地还有水田和一小园，原是昔年你舅父开荒所得，仗着终年勤苦力作，又开了一家木行。我一个读书人，稍微懂得一点江湖门径全是听他所说，否则日前被敌人黑手暗算也决不会知道。如今你妹虽被抢去霸占，趁着仇人新婚头上，知我父子文弱孤立，害我阴谋不曾发觉，你再装着胆小怕他，便住在此也可无事。再要照我所说移居岳州，更不致引起仇视。”话未说完，人已气绝。沈鸿泣血悲号，盘算了一夜，安排好了丧葬，直往土豪家中，说是要见妹子一面，别无他意。土豪看他无用，狗子为美色所迷，竟然允诺。兄妹二人谈起父死，抱头痛哭了一阵，同往上坟。土豪也跟了去，以为阴谋未被发觉，还装好人说：“以前争执多是下人误会，所夺田产均愿奉还。”沈鸿推说：“别处田业颇多，本地一点薄产愿作舍妹陪嫁。你对舍妹虽以妻礼相待，借口双桃，无如先父固执成见，并未明媒正娶，易受外人轻笑。如今木已成舟，舍妹断无另嫁之理。我在本地委实无颜立足。等到田产交割清楚，便须移居外县，只望善待舍妹便了。”狗子虽然凶狡，因沈鸿说时十分诚恳，又是言明才走，交割田产尤为细心，怀有仇怨不会如此，一时色利昏心，专往好处去想，误以为真，竟令安然走去。

沈鸿到了岳州，因乃父被人用下手点了死穴（湖湘间木排上人当年多善一种极厉害的点穴，称为下手），先只打算寻到舅父任安，请一名排师，学会点穴法，遇机报仇，暗杀仇人父子。任安认为这类点穴法无论多高，不会武功仍是无用。对方养有不少武师打手，本人又是行家，一个不巧，弄巧成拙，连想同归于尽也办不到。甥舅二人密商了三日，经人指点，说起少林寺的威名，意欲前往学武，议定便即起身。沈鸿心志虽极坚毅，无如时机不巧，少林寺中几位高僧有的坐关，有的云游未归。住持人为了近二十

年连出事变，生了戒心，性又固执，一任沈鸿血泪哭求，仍令和寻常新来的人一样服那三年苦役。沈鸿虽是小康之家，从未受过这样劳苦，为了血海深仇，仗着体力尚好，依旧咬牙忍受下去。只是复仇之念太切，每一想起老贼年迈，寺中岁月深长，不知何年才将武功练成，以慰九泉之望，便背人痛哭起来。似这样心身交瘁，不消三月人已瘦成一把骨头。当地距离水源太远，庙中人多，全仗僧徒挑水饮用，新来的人更是例行公事。沈鸿从未弄惯，自是苦不可言，此外又想不出报仇之法，日夜焦思，心如刀割。

这日又挑两大桶水，由相隔好几里的水潭勉强往上走来。时正天热，昨晚又受了一点感冒。走到半山气力不济，独坐山石之上休息。手抚两肩红肿之处，想起寺中僧徒全都笑他文弱，常说这种纨绔子弟也配学武，每以为耻。当日应挑的水才只一担已挑不动，习武报仇之事简直无望，不禁勾动伤心，痛哭起来。为了山路崎岖，沈鸿初服苦役，所行之路比较易走，但要远出一半。因恐同伴看见轻笑，坐处在崖后松林之中，地甚僻静，忽听身后有人喘吁吁喝道：“这是哪个该死的废物，人家既看不上你，还不滚回去另打主意，来此鬼哭神号，吵我老人家瞌睡，真不要脸！”回头一看，身后不远松荫下倒卧一个断了右臂的乞丐，仿佛大病初愈，腹中无食，在彼闷睡，刚刚惊醒，颤巍巍手指自己喝骂。说话虽是有气无力，形态却甚凶恶气盛。仔细一看，那花子身材瘦长，两腿又黑又瘦，枯柴也似。右膀齐腕断去，只剩半截瘦硬如铁的秃臂。说话也有气无力，料其饥饿已久。沈鸿生来好善，又当忧患之中，闻言并不见怪，反倒引起同情，便走过去，俯身笑问道：“苦朋友，不要怪我，我方才偶然想起心事，一时难过，把你吵醒，很对不住。可惜这里无什吃食可买。天气炎热，我新由前山挑来的清泉可要喝上一点，稍微提神，我再给你一点钱，自去买些吃的充饥如何？”花子闻言，把两只怪眼一翻，喘吁吁气道：

“你这娃娃好没道理，我已四天酒米不曾下肚，人又怕热，好容易在此睡上一会，被你吵醒，无心之过也还罢了，我连路都走不动，如何买吃的去？你看云影天光，松风阵阵，何等清凉，我心里又没什事牵挂，这好所在怎舍得走？既然把我吵醒不好意思，身上钱又现成，不会去买点酒肉，陪我老人家吃上一顿，省得多受庙中秃驴们闲气，岂不也好，说这现成话作什？”

沈鸿从小惜老怜贫，性情慷慨。这次弃家习武，又经任安指教，说出门在外，第一要忍气随和，虚心耐苦，对人不问贫富高低，均要一律平等，礼让为先，才不致上当吃亏，受人欺害。再一想到亲仇未报，当此卧薪尝胆之秋，横逆之来理应忍受。到了少林寺，又和一班新投来的同门常在一起，多闻江湖上人行径事迹，日子一多，看出无论是谁都比他强。第一样体格健壮先不如人，渐把书生气息去了一个干净，对人谦和已惯。这时候虽觉花子老气横秋，说话无理，回看自己所穿白布短衣裤，为了不惯缝补洗涤，每日所做均是苦力，两肩早已磨破，到处都是裂口，昨夜学人缝补又未缝好，东挂一片，西凸一条，皱痕累累，破碎之处尚多，方才挑水又撕裂了一片，连大腿都露出在外，布也成了黄灰色，这神气和花子本差不了多少，难怪对方看轻，认为同类，本就暗中好笑，又因花子谈吐不俗，书生积习，以为对方起初读过书，越生好感，便笑说道：“并非我说现成话，一则离人家太远，我还要挑水回庙，也无暇买去。钱却现成，你吃完再来，我也挑水回转，陪你同吃几杯不是好么？”花子笑道：“你只真心请客就好办，那不是卖酒的来了么？”

说时，沈鸿已闻得松林后面丁丁当当之声沿着山脚响来。这类响声平时曾经听过，因所行不是正路，心中有事，气力又弱，恨不能早点把那三十担水挑完，有时隔山望见一个挑担的手持铜碗边敲边走，出没林烟杳霭之中，听人说是山中卖白酒的担子，也

未在意。闻声刚一想起这是个卖酒的，身受感冒，饮上几杯也许除去风寒痧气。正在思忖，忽听一声长啸，宛如鸾凤，起自身侧，回顾正是花子所发，方觉此人先前说话有气无力，此时啸声响振林樾，震得人两耳嗡嗡，怎有这长中气？再往林后坡下一看，那酒挑本顺坡后一片柳荫一路敲着手中铜碗沿溪前行，已快过去，啸声一起，忽然转身顺坡走上，笑嘻嘻穿林而来。再看花子已把双目闭上，紧靠松根不住喘气，仿佛方才一啸力已用尽，酒挑也到了身前放下。卖酒人是个头戴宽边凉帽的壮汉，前面是一大木盘，上堆凉粉和各种作料，另外一些熟牛肉、豆腐干和豆芽、卤蛋等酒菜。后面挑着一个大圆笼，内是一个酒坛，旁边还挂着两个酒葫芦。停担以后便朝花子问道：“你又遇见好主顾了么？”说时不住朝沈鸿身上打量，微现失望之容。花子先不理睬，连问两声，花子忽把怪眼一翻，怒道：“王老三！你以为这娃请不起客么？”随对沈鸿道：“你这娃为何说话不算，方才把我吵醒，各自躲开也罢，偏装大方，说要请客，把我酒瘾勾动。我常年饭吃不吃没关系，全靠每月几顿酒度命，又没有钱，只好到处装死，遇见空子骗点酒喝。不提酒字没事，只一有人请客便发馋痨，肚皮里的酒虫先就造反。你如说了不算，比要我命还难过，那可莫怪我和你拼命！”

沈鸿原因花子神情可疑，一个又病又饿的人，一声长啸震得四山齐起回应，半晌方息。想起来时任安所说，风尘中异人甚多，须要留心物色之言，只管留意察看，暗中寻思，不禁出神，忘了开口，闻言忙答：“朋友不要生气，哪有说了不算之理？”花子方转笑容，喘吁吁说道：“该死王老三忘了我日前嘱咐，不论何处，只听我那啸声，必是遇见空子，有人会账，酒瘾也发到了极点。否则，这样嫩娃十九难惹，吃他一顿好酒，当时痛快，以后必要纠缠不清，不知多少麻烦。不是馋得太难受，我才不屑于理他呢。说好一见面先给我吃上三碗五碗再说别的，还问作什，呆在那里等

雷么？”王三闻言，望着沈鸿，一面用碗打酒，意似迟疑，口中低语：“我知你说得不错，无如你量太大，这位是庙中挑水师傅，身边带有那多钱么？”话未说完，花子已颤着一只铁也似的独手将碗抢过，一口气把那将近半斤的一碗白酒一饮而尽，满脸猴急之容，连呼：“好酒，快来两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真要狗眼看人低你就差了！”王三一面接碗打酒，一面气道：“我上当不是一次，虽然酒钱早晚取到，无一次不惹麻烦，就算这位师傅带艺投师，是个有钱人，到底和你无什交情，你这顿酒要吃多少？人家肯给你包圆么？”沈鸿见花子连抢两大碗白酒下肚，精神立振，人也坐起，与先前判若两人，心想：此人也许真有酒癆，否则这类白酒何等香烈，怎能晃眼就是两大碗，前后强弱相差至于如此？因任安赠有不少金银，虽多存在庙内，身上也带有好些散碎银子，这卖酒的自不知道，见我和此人穿得一样破旧，知道寺中僧徒十分清苦，他人又是海量，难怪他不放心。见花子口中索酒，斜视自己，眸合之间隐隐有光，越发生疑，忙笑说道：“王掌柜不必担心，我既请客，自然管够。”花子立现喜容，先把第三碗酒抢过，狂饮而尽，回顾笑道：“你这娃倒有一点意思，如非早看出你腰间银包够我吃一两顿，还不喊他来呢！你既大方，索性亮一亮梢，叫他看清钱数再吃，省得狗眼看人，当你庙中穷和尚的小徒弟请不起客。”

沈鸿见他好些怪处，单那酒量也是惊人，早生好奇之念，连方才疲倦心事全都忘却，素来大方，便把腰间所系钱袋解下，还未打开，花子已劈手抢过，掂了一掂，笑道：“这里面少说有四五两，再吃好多顿也用不完。可惜这好绣工，为了误信庙中和尚虚声，糟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怕暴殄天物？”说着，随将银袋揣入怀内，笑对沈鸿道：“这下子他该放心，我也胆壮，等我看酒多少，如有剩余，你也吃上半碗，解解疲倦。”随即起立，去往后挑，手伸坛内沾了一点尝道：“这酒更好，居然还可匀出半碗给你。”随

用碗舀了半碗递与沈鸿道：“前面盘中还有牛肉，可以下酒，吃完人就精神了。”花子取酒时背向沈鸿，沈鸿先未留意，等把酒接过来一看，酒色微微发青，与前见不同，只当此酒与葫芦所倒不同，虽觉花子用手沾过，有点嫌脏，因闻酒香扑鼻，中杂花香，平日也颇喜酒，只量不大，庙中清苦，酒直不曾见过，当此忧患艰难之际讲什干净，含笑应诺，又取了一块牛肉就酒。多日不尝肉味，觉着味美非常，酒更芳烈，便坐石上边吃边饮。约有一盏茶时，将半碗酒徐徐饮完，人已半醉，觉着心身舒畅得多。再看花子已一碗接一碗把那先后不下二十斤的白酒快要吃完，坛已见底，才把前面的牛肉、鸡蛋等食物大把抓起，狼吞虎咽吃去多半。末了只剩一堆凉粉和半斤多重一块牛肉，用担上荷叶把肉包好，递与沈鸿道：“庙中吃得太苦，你又不是和尚，随他受这活罪作什？把这块牛肉带回去，半夜偷吃要香得多，明日再来此地，同你吃一顿好酒，帮你挑水，以免挑不够数受秃驴们的恶气。”沈鸿人已半醉，随手接过，也未细想。

花子吃完捧腹而笑，旁若无人，直像几月没有喝酒的样子。末了又用独手抓起酒坛，嘴对嘴把坛底余酒饮光，笑道：“我已经叫王三把这担水送到庙旁山石之后，省你挑它不动。你回时把它挑进庙内，对和尚说，今日有病，所欠的水改日再补，索性养息几天，等人好了，愿意受罪就待下去；他们如不要你，或是看出无什指望，各自回家。到了开封如无所遇，可往老河口去，我再给你指条明路，本领且比秃驴他们强得多呢。照你为人心志，不消三年便可遂你心愿。此时夕阳西下，日光正照松林，我最怕热，要找地方睡觉去了。”说时，回顾水挑不见，王三刚由前面赶回，才知先前只顾看花子大吃大喝，并想心思，不曾在意，水已被人代为挑走。沈鸿初次在外，庙中过节规矩多半茫然，平日只知奉命服役，做些苦力，别的全都不知。又当酒后，更易忽略，刚点头

笑诺，花子已给了王三一两碎银子，独自先行，头也未回。一路步履歪斜，摇晃着一条独臂，踏着斜阳穿林而去。

沈鸿忽想起忘问姓名，所说指点明路之言是否可靠，想要询问，人已走远，连王三也不知去向。以为明日必要再来，向其询问也是一样。饮酒之后，身已不再酸痛，正要回庙，忽见阳光穿林而入，日色已自偏西，猛想起出来时久，庙中清规甚严，吃得这等酒醉如何回去，反正水已无法挑满，索性在此乘凉，少时回告病假罢。念头一转，便倚着松树半坐半卧，想等酒醒之后再走。不料连日疲倦过度，天气又热，吃了大半碗白酒，被凉风一吹，就此昏沉睡去。梦中闻得有人呼斥之声，睁眼一看，不禁大惊，原来庙中掌管杂役的和尚见沈鸿午前出来挑水，久出不归，命人查看，在庙旁山石后发现所挑水桶，人却不知去向。庙中清规甚严，近年为了带艺从师的人甚多，良莠不齐，常在庙中惹事，限于旧规不便拒其入门，便用釜底抽薪之法，借着三年劳役加以磨折，使其知难而退，平日待遇十分严厉，除非真个病倒，丝毫不许偷懒。管领这班服苦役的和尚名叫志梵，人本冷酷，不通情面，见沈鸿是个文人，江湖上规矩丝毫不懂，又无一点本领，强要习武，本就轻视；而一班先来的同门又多江湖上人，沈鸿不善拉拢，加以心痛父仇，终日寻思，沉默寡言，苦力又从未做过，惟恐众人笑他文弱，挑水时节老是单独行动，不与众人合群，谁都看他不起，引为笑谈。内有一人名叫唐秋，是个小偷出身，人又阴刁，专喜捉弄同门，欺软怕硬。沈鸿曾在无意之中口头上犯了他的忌讳，心中怀恨，老想给他苦吃。无如沈鸿为人规矩，除却每日挑水刻板文章，事完不是模仿同辈练那无师之学，便把随带书本取出观看，与人无争，受人欺侮讥嘲均是犯而不校，拿他无可如何。

这日发现沈鸿失踪，便出寻找，见他醉卧林内，也不唤醒，先向志梵进谗说：“沈鸿纨绔子弟，带有银两甚多，嫌庙中饮食清苦，

借着挑水常往镇上买酒肉吃，时发怨言。此时不归，也许买了酒肉藏在树林之内偷嘴。”志梵闻言大怒，命人一寻，果在林中找到，身旁还有一包牛肉，酒也未醒。唐秋二次回去添枝加叶一说，气得志梵拿了家法戒尺，命人唤醒沈鸿，带回山门之外，亲出喝骂，责以不守清规，偷懒开荤。如还想回庙内，便须在庙中黑房之内罚跪三日，并打三百戒尺，每日加挑十担泉水才许容留；否则当夜逐出庙外。沈鸿原因昨夜感冒，无力挑水，去往林中歇息，被独手丐强劝，一时好奇，乘兴饮了半碗白酒。初次犯戒，无心之失，遭此冤枉，有口难分。想起此来从师受了不少苦楚，好容易每日能把泉水勉强挑完，有了一分指望。如被逐出，不仅半年多的辛苦全成白受，四海茫茫，何处去寻异人为师，亲仇何日得报？闻言又惊又急，又愧又悔，再三跪地哭求。志梵坚执不允，反加辱骂，丝毫没有通融。

沈鸿原有傲骨，自受不住那恶气，心想：每日例有的水已难挑满，事完以后周身酸痛，筋骨和散了一样。昨夜感冒受暑，今日挑水两次几乎晕倒。原有的已难胜任，如何再加？别的罪都好受，这水再加十担万办不到，对方口气又如此坚绝，越想越伤心。正在强忍悲忿，哭求宽容，忽想起今日所遇独手丐好些奇处，行时曾说少林寺中和尚如其看我不上，他可为我指引明路。并还说起归途如何走法，好似料定今日之事，语有深意。这和尚全不由人分说，任怎求告均无用处。这班同门师兄弟不但不求情劝说，反在一旁肆意讥嘲，火上添油。自己来此已有半年以上，也曾留心察看，不像以前所闻，少林寺的武功奇技不曾见到，同处的人不是粗野蛮横，便是阴沉刻薄，十九气味不能相投，稍微有点年辈的老和尚又都住在后殿，连面都见不到，是否名下无虚也难定准。仇人父子和所养武师打手的本领均曾见过，未见面的和尚深浅不知。如照连日所见的人，实无出奇过人之处。闻说老方丈威名远

震，本领甚高。为了习武的人打着少林寺的旗号在外惹事，近年已不轻易传授，即便苦熬数年，如无机缘巧合，或是看我不上，仍是无望。事已万难挽回，只好先照独手丐所说，等到明朝如不见人，再寻卖酒王三打听他的住处，将人寻到，求其指点。如愿自然是好，否则江湖上异人甚多，只要留心物色，到处访问，终能打听出来，岂不比受小人欺凌要强得多？念头一转，慨然说道：“老师父既不容我分辩，我也无法，只是昨夜感冒，又加受暑，尚未痊愈，容我在庙中多住一两日，病好就走如何？”志梵厉声喝道：“照你家世，来我庙中闲居避暑，只不在内开荤，本可当你施主看待。既是来此从师，便应守我清规，不容丝毫违背，似你这样又懒又馋，荤、酒两犯，片刻也难容留，你还想回庙去么？”随命人入内将沈鸿行李取放门外说：“你已不能回庙，趁着热天，夜间凉快，月光又好，本庙出去的人只不离开本山五十里外，你便多么脓包也不会有外人欺你。念你是个读书人，听人怂恿，自讨苦吃，虽然犯我清规，你从未吃过这等苦楚，也实难怪，惟防途中遇到山狼，我命一人送你，去往前面镇上投宿便了。”沈鸿气道：“我虽文弱，自信能邀神佛佑，不致使虎狼之口，这个不劳费心。仗着少林寺威名，不受小人欺侮也就够了。”说罢向众把手一拱，拿了原来扁担，挑着行囊衣物独自上路。

沈鸿自来山中，除却每日挑水所行之路，从未往前山去过。只听人说离庙二十里有两处小村，还有上月挑水时遇见一个樵夫，名叫何昌，两下谈得甚为投机，后又遇见过几次，说是住在水源不远，有一窝铺，打柴之外兼带采药。每年三月入山，要到深秋才去，人甚诚实义气。挑水时曾帮过自己的忙，送他银钱坚不肯收，是个好人，曾约闲时往访。每日挑水累得力竭神疲，尚未去过，意欲乘着月夜前往寻他，就便打听独手丐与王三的住处。如不知道，当地离松林才六七里，明日回到松林守候独手丐也较近便。边想

边走，耳听身后众人纷纷嘲笑，多说：“这样脓包也要出来现世比武，岂非笑话！”沈鸿只装不听见，加急前行。走了一阵，累出一身大汗，仰望明月已然高挂天半，繁阴在地，清光如昼。空山独行，顾影凄凉，不觉勾动心事，将挑放下，坐在山石上面，打算吹上一阵凉风，等汗干后再行起身，忽觉口渴异常，饿得难受。想起昨夜生病，早来未进食物，后遇独手丐，吃了几块牛肉，大半碗酒，醒来便被和尚赶出，未用晚斋。近数月来日服苦役，饭量大增。先前病中不思饮食，此时病愈，日间又是空肚，自然饥渴交加，所剩牛肉又因被人发现，情急惊慌，遗失松林之内，不曾带来。坐了一阵，实在饥渴难耐，夜静空山，少林寺不能回去，人家村镇相隔均远，路又不熟，何昌所居窝铺虽听说在西南角上，但未去过，是否能够寻到、有无现成饮食尚自难料，此外更无可投之处，只得强忍饥渴，挑担上路，朝前急赶。一口气赶了不少的路，算计应该到达。一望前面山坡之下乃是大片山野，与何昌所说地势不符。又不知走有多远，是否走错，饿得心慌，万分难耐。遥望前面，相隔二三里外有片树林，左面高山绵亘，来路已迷，越看越不对，竟不知如何会到此间。思量无计，勇气一壮，又挑担子走了下去。哪知行路无什经历，树林看去并不甚远，实则还有五六里路。先前把路走错，心中有事，未计里程，人已走往出山路上，离少林寺已二十来里。

初意林中许有人家，到后一看，乃是一片坟地，心正失望，觉着饿还能忍，为了牛肉太咸，又走一大段路，天气炎热，口干舌燥，渴更难受。心正失望，忽听村旁矮树上窸窣乱响，心疑上面有蛇，跟着便听折枝之声，嗒的一响坠下一物，定神一看乃是一个山桃，已经跌碎。再看上面树上桃子甚多，大半熟透，不禁喜出望外。连采吃了好几个，虽不甚甜，汁水颇多，饥渴立解，精神大增。随手挑大的采了十来个带上。仰望月正天中，离明尚远，